



总第6987期 配图 胡龙召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荷塘翠色

□虞燕

近些年,每到夏季都会去荷塘看看。

在宁波,观赏性的荷塘不少,比如,“中国进士第一村”走马塘,因拥有两亩余地的荷花池,遂成为著名的观荷之地。初夏,荷塘里已“荷叶团团大如盖”,层层叠叠,高高低低,每一片都自带漂亮的褶皱边,长身玉立。荷叶与别的植物叶子不同,人家不同时期总分个嫩绿浅绿草绿墨绿等,它倒好,从状如留声机喇叭到平展似锅盖,再到大若磨盘,一溜儿均匀的绿。尤其雨后,荷叶被洗得簇簇新,青翠欲滴又莹润清雅,简直连空气里都漾着绿意,如此齐整的大片的绿跌入眼底,心境好似开阔起来,人也舒畅了。

到了荷塘总是要坐上一会的。老觉得自己像个观众,而荷塘是舞池,许多个穿绿色大摆裙的姑娘亭亭玉立,高挑的娇小的丰腴的纤瘦的一应俱全,个个落落大方,翘首以盼一场盛大的舞会。风来舞起,绿裙翩跹,摇曳多姿,那句“绿伞千把摇碧波,翠盖万轮旋天朗”真是再形象美妙不过。

光顾着欣赏,差点忘了拍视频。我拿着手机,上下左右地移动,挪位置,换角度,凑近,拉远,满屏的绿像要溢出来。一点粉霞出现得猝不及防,嫩生生,娇滴滴,掩藏于荷叶中,含羞带怯地轻轻颤动。小荷已露尖尖角,未见蜻蜓立上头,事实上,我在荷塘边待了那么久,没看到一只蜻蜓蝴蝶青蛙之类的光顾。小时候,池塘里,各种小生灵不是在荷叶间嬉戏,就是在荷叶上歇息,还会在荷花上盘旋,热热闹闹,充满生机。如今的荷塘,怎变得这般冷清?

荷塘中有两条窄窄的石板小路,颇为隐蔽,荷叶蓬蓬勃勃地生长,高出了石板路,遮住了路,人走进去,仿佛穿行于荷叶间。女人们尤爱在那里拍照,从一汪碧绿间露出个头或半个身子,心里多少有点向往,要是被误认作荷花仙子倒是挺好的。这也算走马塘荷花池的一大特色。荷花池右边,挺立着中新屋大院群,檐牙高啄,灰墙黛

瓦,为走马塘尚存大院群中最大的毗连式大院。傍晚时分,墙下的长石凳上,老人们坐成一排,面向一池荷藕,闲散说着话,东一句西一句,恍惚回到了旧时光。

跟被石条围得方方正正规矩的荷塘相比,我更中意“野生”荷塘。呈不规则图形,边际模糊,就这么散漫任性舒展着,伸到哪算哪。塘边,或有芦苇香蒲等水生杂草,或与水稻田毗邻,或是随意踏出来的田埂,总之,有一股子盎然的野气。从奉化到鄞州的某段路上,就有个野生荷塘,周边水草丛生,塘里浮萍铺盖,誓与荷叶抢占地盘,水面不时被各种大小的水鸟打破宁静,几个硕大的待放的花苞傲立于碧叶上,泛出凝脂般的光泽。三两个农人扛着锄头,踩着水草往里走,荷塘的那一头,有一片庄稼地,豆架搭得如帐篷。

今年,心里牵念此地,想再次前往,却因那边几个地段修路改建之类,一时没寻着,有点怅然。

那个荷塘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小池塘。雷雨后,荷叶上的水珠跟调皮的小孩似的,滚过来滚过去,一不小心就滚进了水里,另一片荷叶上蹲了只小青蛙,它倒是不滚,我赶跑了它,放上布娃娃,让娃娃“坐船”玩。心想,要是更大的荷叶就好了,我也可以躺上去。男孩们摘了荷叶,当帽子戴,当伞戴,还折成荷叶船,浮在河面,用手撩水推动船,比谁的船前进得更快。有一人竟想对荷花下手,我们大叫着制止了他,那么美好的花,乳白的身子粉嫩的小脸颊,粉雕玉琢,脉脉含羞,摘下多可惜啊。

多年后看书,说古时江南风俗,把阴历六月二十四作为荷花生日,故荷花被称为“六月花神”。当之无愧。莲蓬总是悄没声息地探出头来,蜂窝状的孔洞里躲藏着一粒粒莲子,剥开莲子入口,鲜甜清香,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夏日味道之一。

去看一方荷塘,大概,也想借此回望一下童年吧。

夏夜蛙鸣

□钟正和

我的童年、少年,是枕着那犹如农耕音符的声声蛙鸣入眠的。

每当惊蛰一过,大自然最骨感的美人——“闪电”便和天幕的铃声——“春雷”一起,唤醒了在稻田里、池塘边蛰伏了整个冬日的青蛙们,它们从犁铧翻开的泥土里,蹦跳着去了各自的领地,嬉戏、恋爱,延续着它们的生命。

仲春的清晨,经朦胧细雨滋润的乡村,被染成了一幅水彩画,四处弥漫着清新气息。在这样安静的画面中,总能听见零星的蛙声,让人感知到季节的更迭变迁。

读中学时的我,最喜于此时带着一份清爽的心情,打一把伞,独步于雨雾迷蒙的桑间陌上,听那来自水畔草间,带有泱泱水气的稀疏蛙声,体验一番“林莺啼到无声处,青草池塘独听蛙”的醉美意境。

春天的蛙声,是青蛙们在做练习,还有些羞涩稚嫩。随着春渐渐老去,这些身着迷彩服的乡土歌手的激情,似乎与季节温度一起升高,和秧田一道成长着。

到了诗性的夏夜,它们或伏于荷叶上,或隐于树根下,或藏于草茎之间……先由某只领头的蛙起个头,发出一声“咕咕呱”的鸣叫,清清嗓子,令夜色的帷幕为之抖了一抖的同时,四周的青蛙们便似听到了号角般,唯恐失去歌唱的机会,纷纷将头部两侧的气泡鼓起,高高低低地发出天地间的最强音。一时间,此起彼伏的蛙声,如决堤之水,漫漶了整个田野。若将春天的蛙声,比作一首舒缓的小夜曲。夏日的蛙鸣,无疑就是一场辗转回旋的演唱会。

青蛙的种类很多,体型大小不一,叫声也各异,但每一个都是无需经过培训而又各具特色的天才歌手。仔细听那鸣声,有的呱呱呱,有的咕咕咕,有的咯咯咯,还有的咕呱咕呱,或清越,或粗犷,或激昂,或悠扬,或高或低,或远或近,令原本岑寂的乡村夜晚顿然喧哗起来。

这场洋洋盈耳的音乐盛典,须得持续到月上中天,人定寂寂,气势依然不减。这让欣赏它的人为之陶醉,为之沉迷。但偶尔也会有些睡眠不太好的人,便会嫌其聒噪,就像我的妹妹。

旧时的家乡,大大小小的青蛙真叫一个多。平日走在田间,那藏身于水边、树桩旁、草丛中的小家伙们,正用豌豆粒大小的黑眼睛看着你。有些胆大的,甚至会直接从你脚面上蹦过。这更是让晚上被它们吵得睡不好觉的妹妹,感到怒不可遏,非得赶上去狠踩几脚泄愤不可。

而此举只要被外婆看到,总会斥责她不懂事。对于青蛙,老人家布满沟壑的脸上总是浮现出一股虔诚的表情。外婆告诉我们,蛙不仅是害虫的天敌、人类的益友,更是丰收的卫士,对这样的生物,要怀有一种感恩之心。

其实,对于蛙声的喜爱并不单是农民,文人雅士对之也深有好感。“蛙声篱落下,草色户庭间”,“小桥流水闲村落,不见啼莺有吠蛙”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……片片蛙鸣穿过清词丽句翩跹入耳。

夏季到来,去公园散步,时不时也会在夜空中听到飘荡的多彩蛙声,啊!这童年记忆里最原始的歌谣,又在耳边鸣唱起来。